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

話說賈璉、賈珍、賈蓉等三人商議，事事妥貼，至初二日，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。尤老娘看了一看，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，倒也□分齊備，母女二人，已算稱了心願。鮑二兩口子見了，如一盆火兒，趕著尤老娘一口一聲叫「老娘」，又或是「老太太」；趕著三姐兒叫「三姨兒」，或是「姨娘」。至次日五更天，一乘素轎，將二姐兒抬來，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，以及酒飯，早已預備得□分妥當。一時，賈璉素服坐了小轎來了，拜過了天地，焚了紙馬，——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，煥然一新，不似在家模樣，□分得意——攬入洞房。是夜賈璉和他顛鸞倒鳳，百般恩愛，不消細說。那賈璉越看越愛，越瞧越喜，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，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，直以「奶奶」稱之，自己也稱「奶奶」，竟將鳳姐一筆勾倒。有時回家，只說在東府有事。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，有事相商，也不疑心。家下人雖多，都也不管這些事。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，也都去奉承賈璉，乘機討些便宜，誰肯去露風？

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。賈璉一月出□五兩銀子，做天天的供給。若不來時，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；若賈璉來，他夫妻二人一處吃，他母女就回房自吃。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，一並搬來給二姐兒收著；又將鳳姐兒素日之為人行事，枕邊衾裡，盡情告訴了他。只等一死，便接他進去。二姐兒聽了，自然是願意的了。當下□來個人，倒也過起日子來，□分豐足。

眼見已是兩月光景，這日，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，晚間回家時，與他姊妹久別，竟要去探望探望。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，小廝回來，說：「不在那裡。」賈珍喜歡，將家人一概先遣回去，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。一時，到了新房子裡，已是掌燈時候，悄悄進去。兩個小廝將馬拴在園內，自往下房去聽候。

賈珍進來，屋裡纔點燈，先看過尤氏母女，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。賈珍見了二姐兒，滿面的笑容，一面吃茶，一面笑說：「我做的保山如何？要錯過了，打著燈籠還沒處尋！過日，你姐姐還備禮來瞧你們呢。」

說話之間，二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。關起門來，都是一家人，原無避諱。那鮑二來請安，賈珍便說：「你還是個有良心的，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。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，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，我自然賞你。倘或這裡短了什麼，你二爺事多，那裡人雜，你只管去回我。我們弟兄，不比別人。」鮑二答應道：「小的知道。若小的不盡心，除非不要這腦袋了。」賈珍笑著點頭道：「要你知道就好。」

當下四人一處吃酒。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，彼此不雅，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。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，只得看著二姐兒自去，剩下尤老娘和三姐兒相陪。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，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，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，卻也不肯造次了，致討沒趣。況且尤老娘在旁邊陪著，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。

卻說跟的兩個小廝，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。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灶。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，要吃酒，鮑二因說：「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，也偷著來了？一時叫起來沒人，又是事。」他女人罵道：「糊塗渾噲了的忘八！你撞喪那黃湯罷。撞喪醉了，夾著你的腦袋挺你的尸去！叫不叫，與你什麼相干？一應有我承當呢。風啊雨的，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。」

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，在賈璉前□分有臉；近日他女人越發在二姐兒跟前殷勤伏侍，他便自己除賺錢吃酒之外，一概不管，一聽他女人吩咐，百依百隨。當下又吃了些，便去睡覺。

這裡他女人隨著這些丫鬟小廝吃酒，又和那小廝們打牙搥嘴兒的玩笑，討他們的喜歡，準備在賈珍前討好兒。正在吃的高興，忽聽見扣門的聲兒，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，看時，見是賈璉下馬，問有事無事。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他說：「大爺在這裡西院裡呢。」

賈璉聽了，便至臥房，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呢，見他來了，臉上卻有些訕訕的。賈璉反推不知，只命：「快命酒來。咱們吃兩杯好睡覺，我今日乏了。」二姐兒忙忙陪笑，接衣捧茶，問長問短，賈璉喜的心癢難受。一時，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，二人對飲，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。

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，瞧見有了一匹馬，細瞧一瞧，知是賈珍的，心下會意，也來廚下。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裡坐著吃酒，見他來了，也都會意，笑道：「你這會子來的巧。我們因趕不上爺的馬，恐怕犯夜，往這裡來借個地方睡一夜。」隆兒便笑道：「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。交給了奶奶，我也不回去了。」鮑二的女人便道：「僂們這裡有的是炕，為什麼大家不睡呢？」喜兒便說：「我們吃多了，你來吃一鍾。」

隆兒纔坐下，端起酒來，忽聽馬棚內鬧將起來。原來二馬同槽，不能相容，互蹄蹶起來。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，出來喝住，另拴好了進來。鮑二的女人笑說：「好兒子們，就睡罷！我可去了。」三個攔著不肯叫走，又親嘴摸乳，口裡亂嘈了一回，纔放他出去。

這裡喜兒喝了幾杯，已是楞子眼了。隆兒壽兒關了門，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躺在炕上，二人便推他說：「好兄弟，起來好生睡。只顧你一個人舒服，我們就苦了。」那喜兒便說道：「僂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！」隆兒壽兒見他醉了，也不理他，吹了燈，將就臥下。

尤二姐聽見馬鬧，心下著實不安，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。那賈璉吃了幾杯，春興發作，便命收了酒果，掩門寬衣。二姐只穿著大紅小襖，散挽烏雲，滿臉春色，比白日更增了俏麗。賈璉摟著他笑道：「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又婆俊，如今我看來，給你捨鞋也不要！」二姐兒道：「我雖標致，卻沒品行，看來倒是不標致的好。」賈璉忙說：「怎麼說這個話？我不懂。」二姐滴淚說道：「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，什麼事我不知道？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的夫妻，日子雖淺，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！如今既做了夫妻，終身我靠你，豈敢瞞藏一個字？我算是有倚有靠了。將來我妹子怎麼是個結果？據我看來，這個形景兒，也不是常策，要想長久的法兒纔好！」賈璉聽了，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。你前頭的事，我也知道，你倒不用含糊著。如今你跟了我來，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。依我的主意，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，彼此兩無礙，索性大家吃個雜會湯。你想怎麼樣？」二姐一面拭淚，一面說道：「雖然你有這個好意，頭一件，三妹妹脾氣不好；第二件，也怕大爺臉上下不來。」賈璉道：「這個無妨。我這會子就過去，索性破了例就完了。」說著，乘著酒興，便往西院中來。只見窗內燈燭輝煌。賈璉便推門進去，說：「大爺在這裡呢，兄弟來請安。」

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，嚇了一跳，見賈璉進來，不覺羞慚滿面。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。賈璉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，僂們弟兄，從前是怎麼樣來？大哥為我操心，我粉身碎骨，感激不盡。大哥要多心，我倒不安了。從此，還求大哥照常纔好；不然，兄弟寧可絕後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。」說著，便要跪下。慌的賈珍連忙攙起來，只說：「兄弟怎麼說，我無不領命。」賈璉忙命人：「看酒來，我和大哥吃兩杯。」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：「三妹妹為什麼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？我也敬一杯，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。」

三姐兒聽了這話，就跳起來，站在炕上，指著賈璉冷笑道：「你不用和我『花馬掉嘴』的！僂們清水下雜麵，你吃我看。提著影戲人子上場兒，好歹別戳破這層兒。你別糊塗油蒙了心，打量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！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，你們哥兒兩個，拿著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，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！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。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，『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』。我也要會會這鳳奶奶去，看他是幾個腦袋，幾隻手！若大家好取和便罷；倘若有一點叫人過不去，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，再和那潑婦拼了這條命！喝酒怕什麼？僂們就喝！」說著，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杯，自己先喝了半盞，揪過賈璉來就灌，說：「我倒沒有和你哥哥喝過，今兒倒要和你喝一喝，僂們也親近親近。」嚇的賈璉酒都醒了。賈珍也不承

望三姐兒這等拉的下臉來。兄弟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，不想今日反被這個女孩兒一席話說的不能搭言。

三姐看了這樣，越發一疊聲又叫：「將姐姐請來！要樂，偕們四個大家一處樂！俗語說的，『便宜不過當家』，你們是哥哥兄弟，我們是姐姐妹妹，又不是外人，只管上來！」尤老娘方不好意思起來。賈珍得便就要溜，三姐兒那裡肯放？賈珍此時反後悔，不承望他是這種人，與賈璉反不好輕薄了。

只見這三姐索性卸了粧飾，脫了大衣服，鬆鬆的挽個髻兒。身上穿著大紅小襖，半掩半開的，故意露出蔥綠抹胸，一痕雪脯。底下綠褲紅鞋，鮮豔奪目。忽起忽坐，忽喜忽嗔，沒半刻斯文，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，燈光之下越顯得柳眉籠翠，檀口含丹。本是一雙秋水眼，再吃了幾杯酒，越發橫波入鬢，轉盼流光。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，欲遠不捨，迷離恍惚，落魄垂涎。再加方纔一席話，直將二人禁住。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為，別說調情鬥口齒，竟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。三姐自己高談闊論，任意揮霍，村俗流言，灑落一陣，由著性兒，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。一時，他的酒足興盡，更不容他弟兄多坐，竟攆出去了，自己關門睡去了。

自此後，或略有丫鬟婆子不到之處，便將賈珍、賈璉、賈蓉三個厲言痛罵，說他爺兒三個誑騙他寡婦孤女。賈珍回去之後，也不敢輕易再來。那三姐兒有時高興，又命小廝來找。及至到了這裡，也只好隨他的便，乾瞅著罷了。

看官聽說：這尤三姐天生脾氣，和人異樣詭僻。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致，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，另式另樣，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體態來。那些男子們，別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，便是一班老到人，鐵石心腸，看見了這般光景，也要動心的。及至到他跟前，他那一種輕狂豪爽，目中無人的光景，早又把人的那一團高興逼住，不敢動手動腳。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，漸漸的厭了，卻一心注定在三姐兒身上，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，自己卻和三姐兒捏合。偏那三姐一般和他玩笑，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。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分相勸，他反說：「姐姐糊塗！偕們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這兩個現世寶沾污了去，也算無能！而且他家現放著個極利害的女人，如今瞞著，自然是好的；倘或一日他知道了，豈肯干休？勢必有一場大鬧。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，這如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？」他母女聽他這話，料著難勸，也只得罷了。

那三姐兒天天挑揀穿吃，打了銀的，又要金的；有了珠子，又要寶石；吃著肥鵝，又宰肥鴨；或不趁心，連桌一推；衣裳不如意，不論綾緞新整，便用剪子鉸碎，撕一條，罵一句。——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？反花了許多昧心錢。

賈璉來了，只在二姐屋裡，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。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的人，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，凡事倒還知疼著熱。要論溫柔順，卻較著鳳姐還有些體度；就論起那標致來及言談行事，也不減於鳳姐。但已經失了腳，有了一個「淫」字，憑他什麼好處也不算了。偏這賈璉又說：「誰人無錯？知過必改就好。」故不提已往之淫，只取現今之善。便如膠似漆，一心一計，誓同生死，那裡還有偏平二人在意了？

二姐在枕邊衾內，也常勸賈璉說：「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，揀個相熟的，把三丫頭聘了罷；留著他不是常法兒，終久要生事的。」賈璉道：「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，他只是捨不的。我還說：『就是塊肥羊肉，無奈燙的慌；玫瑰花兒可愛，刺多扎手。偕們未必降的住，正經揀個人聘了罷。』他只意思意思的，就撻過手了，你叫我有什麼法兒？」二姐兒道：「你放心。咱們明兒先勸三丫頭，問準了，讓他自己鬧去；鬧的無法，少不得聘他。」賈璉聽了，說：「這話極是。」

至次日，二姐兒另備了酒，賈璉也不出門，至午間，特請他妹妹過來和他母親上坐。三姐兒便知其意，剛斟上酒，也不用他姐姐開口，便先滴淚說道：「姐姐今兒請我，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，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，也不用絮絮叨叨的。從前的事，我已盡知了，說也無益！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，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，我也要自尋歸結去，纔是正理。但終身大事，一生至一死，非同兒戲。向來人家看著偕們娘兒們微息，不知都安著什麼心，我所以破著沒臉，人家纔不敢欺負。這如今要辦正事，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，必得我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纔跟他。要憑你們揀擇，雖是有錢有勢的，我心裡進不去，白過了這一世了！」賈璉笑道：「這也容易。憑你說是誰就是誰，一應緣禮，都有我們置辦，母親也不用操心。」三姐兒道：「姐姐橫豎知道，不用我說。」

賈璉笑問二姐兒「是誰？」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。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疑了，便拍手笑道：「我知道這人了，果然好眼力！」二姐兒笑道：「是誰？」賈璉笑道：「別人他如何進得去？一定是寶玉！」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，也以為必然是寶玉了。三姐兒便啐了一口，說：「我們有姐妹一個，也嫁你弟兄一個不成？難道除了你家，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？」眾人聽了都詫異：「除了他，還有那一個？」三姐兒道：「別只在眼前想，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。」

正說著，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，說：「老爺那邊緊等著叫爺呢。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，小的連忙來請。」賈璉又忙問：「昨日家裡問我來著麼？」興兒說：「小的回奶奶：爺在家廟裡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，只怕不能來。」賈璉忙命拉馬，隆兒跟隨去了，留下興兒答應人。

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，命拿大杯斟了酒，就命興兒在炕沿下站著喝，一長一短，向他說話兒，問道：「家裡奶奶多大年紀？怎麼個利害的樣子？老太太多大年紀？姑娘幾個？……」各樣家常等話。

興兒笑嘻嘻的，在炕沿下，一頭喝，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。又說：「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。我們共是兩班，一班四個，共是八個人。有幾個知奶奶的心腹，有幾個知爺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，我們不敢惹；爺的心腹，奶奶敢惹。提起來，我們奶奶的事，告訴不得奶奶，他心裡歹毒，口裡尖快。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，那裡見的他！倒是跟前有個平姑娘，為人很好，雖然和奶奶一氣，他倒背著奶奶常作些好事。我們有了不是，奶奶是容不過的，只求他去就完了。如今合家大小，除了老太太、太太兩個，沒有不恨他的，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。皆因他一時看得人不及他，只一味哄著老太太、太太兩個人喜歡。他說一是一，說二是二，沒人敢攔他。又恨不的把銀子錢省下來，堆成山，好叫老太太、太太說他會過日子。殊不知苦了人，他討好兒。或有好事，他就不等別人去說，他先抓尖兒。或有不好的事，或他自己錯了，他就一縮頭，推到別人身上去，他還在旁邊撥火兒。如今連他正經婆婆都嫌他，說他：『雀兒揀著旺處飛，黑母雞一窩兒』，自家的事不管，倒替人家去瞎張羅！要不是老太太在頭裡，早叫過他去了。」

尤二姐笑道：「你背著他這麼說他，將來背著我還不知怎麼說我呢。我又差他一層兒了，越發有的說了。」興兒忙跪下說道：「奶奶要這麼說，小的不怕雷劈嗎？但凡小的要有造化，起先娶奶奶時，要得了這樣的人，小的們也少挨些打罵，也少提心吊膽的。如今跟爺的幾個人，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？我們商量著：『叫二爺要出來，情願來伺候奶奶呢。』」

尤二姐笑道：「你這小獍賊兒，還不起來！說句玩笑話兒，就嚇的這樣兒。你們做什麼往這裡來？我還要找你奶奶去呢。」興兒連忙搖手，說：「奶奶千萬別去！我告訴奶奶：一輩子不見他纔好呢！嘴甜心苦，兩面三刀；上頭笑著，腳底下就使絆子；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；他都占全了。只怕三姨兒這張嘴說不過他呢！奶奶這麼斯文良善人，那裡是他的對手？」

二姐笑道：「我只以理待他，他敢怎麼著我？」興兒道：「不是小的喝了酒，放肆胡說。奶奶就是讓著他，他看見奶奶比他標致，又比他得人心兒，他就肯善罷干休了？人家是醋罐子，他是醋缸，醋甕！凡丫頭們跟前，二爺多看一眼，他有本事當著爺打個爛羊頭似的！雖然平姑娘在屋裡，大約一年裡頭，兩個有一次在一處，他還要嘴裡括口來個過兒呢。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，哭鬧一陣，說：『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！你逼著我，我不願，又說我反了。這會子又這麼著！』他一般的也罷了，倒央及平姑娘。」

二姐笑道：「可是撒謊？這麼一個夜叉，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？」興兒道：「就是俗語說的：『三人抬不過個「理」字去』了。這平姑娘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。陪過來一共四個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只剩下這個心愛的，收在房裡。一則顯他賢良，二則又拴爺的心。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，從不會調三窩四的，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：所以纔容下了。」

二姐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只我聽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，他這麼利害，這些人肯依他嗎？」興兒拍手笑道：「原來奶奶不知道！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，第一個善德人，從不管事，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，針線道理，這是他的事情。前兒因為

他病了，這大奶奶暫管了幾天事，總是按著老例兒行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。我們大姑娘，不用說，是好的了。二姑娘混名兒叫『二木頭』。三姑娘的混名兒叫『玫瑰花兒』：又紅又香，無人不愛，只是有刺扎手。可惜不是太太養的，『老鴿窩裡出鳳凰』！四姑娘小，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，太太抱過來的，養了這麼大，也是一位不管事的。奶奶不知道，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，還有兩位姑娘，真是天下少有！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兒，姓林；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兒，姓薛。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呢，又都知書識字的。或出門上車，或在園子裡遇見，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。」尤二姐笑道：「你們家規矩大，小孩子進的去，遇見姑娘們，原該遠遠的藏躲著，敢出什麼氣兒呢？」興兒搖手，道：「不是那麼不敢出氣兒。是怕這氣兒大了，吹倒了林姑娘；氣兒暖了，又吹化了薛姑娘！」說得滿屋裡都笑了。

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，下回分解。